



张生在同济开的创意写作课,请了好朋友谈瀛洲去讲植物写作。其间说到爱植物的天性是最高级的——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就觉得甚合吾意。

谈生对园艺的热爱,受舅公的影响很大——舅公是种什么活什么、救什么活什么的“绿手指”,还会做盆景。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过房爷——他是同济大学绿化组的工人,我小时候

绿手指

马塞洛

是放在他们家里领的(当时没有月嫂,双职工家庭多半就把没上托儿所的小毛头就近寄养在一户人家家里)。他们家有个院子,种花也种菜,被侍弄得都很好。我因此也耳濡目染了对植物和土地的亲近感(现在看到水门汀上的蚯蚓都会有把它送回土里的执念)。后来去了托儿所、幼儿园,读书了,还是喜欢去他们家玩,跟哥哥姐姐们去大学里面挑马兰头——那时候的同济有好空地,还有人来割了一车一车的草,拖到乡下去喂牛。

有一次,我盯着一朵娇艳的大丽花看了半天,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儿。“依欢喜啊?”“嗯,欢喜的。”过房爷二话不说,咔嚓一下剪给了我,反倒把我吓了一跳,还略有一点心疼。当时一直以为叫大理花,后来才搞清楚名字。

上世纪70年代初,谈生和父母去了贵州支内,在那里不肯上幼儿园,成天荡在山野里——天然的大花园里。我是随家母去了歙县的“五七干校”。也是不肯上幼儿园,第一天就因为死活要冲出那个栅栏门,把脑袋卡住了。歙县是出文房四宝的地方,但是我对此居然毫无印象,只晓得一条山路弯呀弯。有一天和一个小伙伴扛着

一根扁担出去探险——据说那条路是可以兜回来的,我就秉持着“真相只有一个”的理念(这是现在的总结啦),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了好几个小时。回来就听叔叔阿姨说“你妈找你找得急死啦”,然后就被一顿暴打。

喜欢归喜欢,真正自己开始种东西,还是在出社会之后。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养多肉,而且也养不好,要么旱死,要么涝死。直到年纪稍长,心思更笃定一点了,手势才略好一点。在公司里也收容了不少被放弃或者遗弃的绿植,泰半都活了。但是还是心太软,不大肯修剪,只觉得让它们活着是最重要的(管楼面的小菇凉和保洁阿姨还帮我除过虫,在此深表感谢)。

花是我的弱项。谈生送过一盆朱顶红,开出来是绿色花瓣,嗝得一塌糊涂。按理可以年年开的,但是我没处理好休眠和修剪,现在就只剩叶子。倒是被叶老师教过用手术刀修水仙花球,当时非常有心得,一连好几年都在同事间揽了不少活计。现在贪图方便,也因为都是在花店看到有水仙卖才被提的醒,发现旧历的年底又要到了,就直接拿的修好的花球。而叶老师也退休好几年了。

谈生也好,叶老师也好,都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谈生的本职工作是教英国文学,但是却把古诗十九首引得和王尔德、莎士比亚一样熟。叶老师还带我打过桥牌,她先生在八十年代自己组装过各种尺寸的电视机。我由衷地觉得,这样的人,创意是源源不穷的。

张生带的这批学生颜值都很高,也斯文有礼,在讲座之后提了不少和写作有关的问题。

我倒是很想让谈生问问他们:你们都种过什么植物?

1986年,台湾作家蒋晓云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叫做《无情世代》的小说集。但她并没有写过一个叫做《无情世代》的小说,这个小说辑名来自于朱西宁的评价,他说蒋晓云写作的是张爱玲后的“无情世代”,承袭夏志清对张爱玲“无情世代的先觉者”的评价。

1987年,漓江出版社又出版过一本《姻缘路》,副标题是“台港女作家作品选(第二辑)”,选的自然也是蒋晓云的联合报首奖短篇小说《姻缘路》,那场文学奖比赛,夏志清是评审委员。在蒋晓云的文学生命中,“夏志清”这个名字似乎很难剥离,既是她的荣誉,也是她的负担。在那几年的风光里,许多如今赫赫有名的台湾作家名字都屈居其后,用蒋晓云的话来说,出租车司机都认识她。

那两本书应该是蒋晓云作品在大陆第一次集中亮相,那时蒋晓云已经去

青天无处不同霞

张怡微

美国。“小张爱玲”的封号没能令蒋晓云的大陆出版命运有多大的改观。在那个时代,生活的壮阔要远甚于文学的呢喃。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两本书在写作者介绍的时候,都提到了蒋晓云的原名,复名的两个字顺序却是颠倒的,不知是不是编辑失误,也不知哪一个名字是对的。即便我后来见过蒋晓云多次,都从来没有问过她这件事,包括《无情世代》的书名是怎么来的,以及她的原名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对书,还是对人,命名对作家而言都是挺重要的事。正因为名字是神秘的礼物,我怕我问了,就道破了一些无所谓非要去明确的东西。她后来叫作“晓云”,这也很有趣,不熟悉简繁转换的我们,往往会忽略,“云”未必确凿地转换成

“云”,有的台湾人名字就是“云”,而她则是“云”,不一样的。能拘泥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中,也可见我对于她命运种种共情与共鸣,是十分私人的、闪烁的。

台湾这块土地像琥珀,不仅城市面貌演变得极其缓慢,许多环境亦然。她26岁时挥一挥衣袖告别的,如今的我甚至能看到当时的样子。26岁的女人并非个个没有勇气活成另外一个人,有时只是不够能力。但面对现实做最好的准备,也许并没有那么千头万绪。

1980年到2011年间,蒋晓云开始了另一段人生。她放下了自己曾有过的作家、文学奖身份,漂洋过海、重新求学,用台湾人的话来说,她一定是属于“人生胜利组”的一员,但这种“胜利”与她26岁时的放弃是一起发生的。她没有告诉我自己经历过的不好的事。但这并非掩饰,她只是选择不说。

蒋晓云在20岁的时候,就被认为“关注的人生问题不够重要”。我记得曹可凡有一次说起,他说“蒋晓云的小说里还是有生活的”,我觉得说得很好。而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当然不只是文学,它可以成为文学,也不一定非要成为文学。它们难兄难弟,也可以貌合神离。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思南公馆做对谈,蒋晓云说,你看我好端端坐在这里,我

烂柯山

蔡旭

真真是个下棋的好去处。怪不得人称围棋圣地。

一道天生石梁架在空中,抬头仰望是一座石桥,置身其中是一个巨洞。风从这里穿过,时光从这里穿过,只是雨无法穿过。一些黑白子散在洞里,难道是晋代留下的棋子吗?那时王质打柴路过,停下来看仙人下棋。不多久,斧与柴都全烂了。留下了一个烂柯山的名字,一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话。

多少人曾在这里论棋?南北朝有谢灵运、郦道元,唐有刘禹锡、白居易、孟郊、韩愈,宋有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朱熹,元有马可·波罗,明有朱元璋、刘伯温、徐文长、徐霞客,清有左宗棠、林则徐、李渔。

有下棋的,有观棋的,其实也都是些棋子。留下了一个人间仙境,留下了足迹、手迹与笔迹,留下了佳局、佳作与佳话。哦,当代也有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还在此举办过全国围棋锦标赛。这一天,我与一位50年前的老同学来到这里。没有人下棋,没有人观棋。只有几位老人与几粒棋子。我们相视一叹:时间,过得太快了。

颗珠子的手持,所以选1.5厘米左右的珠子就很合宜。若是手腕上戴的珠串,女式的话1.2厘米的珠子刚好。18是个好数字,两边各9颗,当中选一颗猛犸象牙的顶珠相配,白配紫,很好看。跟顶珠相对的三通选的也是象牙。之后就是小心地串成串,收尾的时候用三个金刚结锁住三通。金刚结要打得漂亮须得将绳子的走向,讲究一个平整立体。做背云的一块碧玉雕成的小香囊,母亲名字里嵌个“云”字,自然也挑好的给她用上。这样的东西随身带着既不累赘显眼,偶尔拿出来把玩亦十分自然,若把玩时边上还有一位知情识趣的妙人儿问一声来历则更有奇效,母亲自然会娓娓

说「定位」

过传忠

近日应邀参观了几处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果然名不虚传。无论是房型、环境、设施,还是管理、服务,都称得上美轮美奂,应有尽有,为服务对象设想的一片心意真可称得上细致而全面了。然而,待大家问到入住价钱时,气氛却顿时变了,多数人表示了沉默,一些人虽然交谈下去却呈现出明显的客套,只有个别人在认真地询问。

是啊,这样的价格,不要说一般的工薪阶层,就是生活比较殷实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更不要说那些农民工、普通体力劳动者了。近年来,无论是水陆交通、国内外旅游,还是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些高档的产品和项目,而消费中的名牌,更是常常标出令人咋舌的天价。这些部门、行业和企业,倒也不是完全盲目的,如今中国的有钱人确实不少,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只要不搞坑蒙拐骗,而是合法经营并不断改进,社会还是需要的。这些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排斥在“为人民服务”的对象之外。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口袋并非鼓鼓的老百姓毕竟是大多数。就算到了日常开销不愁的境地,仍然是量入为出,以备后顾之忱。不是吗?房子、车子、升学、留学等等,不积点钱办得到吗?

因此,人们还是习惯于追求价廉物美,期盼雪中送炭。然而,谈何容易?就拿“住”来说,买房就不谈了,连装修都够呛。有时从电视中看到“非常惠生活”栏目里为一些困难户房屋改建所设计的方案,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要找到他们并不容易,上电视的只是些凤毛麟角,真要“惠”到你我,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再说“行”,地铁下来回到家的“最后一公里”是大家都头疼的事,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公交进地铁站与地铁紧密衔接,把黑车都挤走了。可报道只有一张照片,语焉不详,一连等了几天也不见下文,估计至少不会马上铺开。这样的好事太少了。

其实,想省钱的老百姓还是大多数,只要看看,但凡有廉价、减价、打折活动的,会涌去多少人,队伍能排多长就知道了。谁来切切实实地为这些人服务呢?新开辟的小区很少能买到大饼油条,莫非家家都以咖啡、蛋糕为早点?当然不是,只因为卖低档商品的铺子连房租都付不起,开不进小区;设摊吧,又总是跟城管捉迷藏,怎么办呢?

任何社会,成员都存在着贫富差距,因此也都有各自的需求。一届政府,各行各业,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就应当各有分工,各有定位,使人人各得其所,都有“获得感”。为人民服务究竟该怎么定位,还是值得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深长思之的。



秋色 (剪纸)

奚小琴作



边看边聊

很多小时候恨得要死的事,越到大了越觉得亲切,记忆中的手工活儿就是如此。因着从小的各种不靠谱,我曾被逼着学各种手工女红来磨练耐性。老人们常说艺多不压身,这话本是说谋生,哪知放到流行圈里也适用。这些陈年的把式,却不想在这几年里红火得很,如今出门手上不缠几串东西就觉得少了些什么,故而早年所学的手艺如今真真吃得紧。我从小是个捣蛋的,长到初中出去玩,父亲尚且要追到后来叮嘱一句:依好好叫,不要皮!其实小时候闯的那些祸皆不是我有意为之,大了想起来也偶尔悔上一悔,惦记着大人们曾操的那些闲心,心中的确是想

要弥补

雨伞和塑料袋

邵祖新

雨天出门,我在带雨伞的同时,还会准备好一只塑料袋。进超市购物前,我把雨伞收起来放入塑料袋中,这样做既省去了把雨伞拿在手中晃来晃去的麻烦,又避免了让雨水一路滴滴答答地洒落在地面上。乘公交车或地铁时,我把用塑料袋裹住的雨伞放入随身带着的背包内,这样行动起来方便多了。如果把带着雨水的伞拿在手中或放在座椅底下,会弄得车厢内湿漉漉的一大片。倘若一不小心碰着别人,还会遭到几句抢白,很没意思。

这个生活中的细节,我并非一开始就注意到和养成的,而是在两年多前一次乘车的经历中才悟出来的。那次是一个蒙蒙细雨的天气,我出门乘车去访友,结果因急着下车把雨伞忘在了车上。从那以后,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法子。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只为别人着想的高尚的人,只是感到这样做对自己有利。

七夕会

道出我前前后后的诸多心思吧?如此这个孝顺才算得上是个上道的好孝顺吧?只要材料挑选好,编一串手持其实很快。我一路行云流水地做手工一路在脑子里勾画着母亲用手削显摆的样子。只是兴致高昂处我突然悟出其实整个事情最难的就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个知情识趣的人才呢?如此我送了老人家之后还需时常陪她出去遛弯吧?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编的东西才时时记得要紧。

只是编好了才发现这一季握水晶难免有些凉寒,罢了,我新攒下的那串莲花菩提回头也编好了供上去,父亲母亲各一串,方显得我如今大了,不皮了,好叫他们安心。

时尚